

李純軼事



上海宏文圖書發行

序

直皖之爭。以北派而攻北派。粵桂之爭。以南派而攻南派。不可謂非異潮突起矣。而軒然大波之發於其後者。乃有贛皖蘇三省巡閱使李純之死。李純之死。不奇於死。而奇於自戕之死。權位如純。地盤如純。夫亦可以無死矣。而乃舉權位之尊崇。地盤之固結。盡犧牲於一夕之手槍。純之身雖死。而純之良心不死。有純之一死。而凡擁有如純之權位地盤。或更勝於純之權位地盤者。苟其良心不死。或有繼起而效李純之死者。而純爲不徒死矣。吾嘉李純之死。而得趙君報告之軼事。爲編次而存之。嗚呼。李純爲不死矣。

民國九年十月二十日野史氏序於牖下待死室

奉總統如嚴師

嘗應童子試

罷市之密電

爲段祺瑞叫屈

南開之志願

愛儷園之炸彈

見賞於袁世凱

早發廢督之議

今日非尋歡取樂之日

李秀山對付龍軍之手段

軍裝店主之冤殺

少年時所遇之異人

不受珠屏

二百萬足矣

與兵士同甘苦

倒段中之暗助吳軍

幼時以兵爲戲

爲夫人祝壽之儉樸

軍事學

反對帝制

紀律嚴明

生魂

儉德

夢中碑詞

移花接木

玉成後生

不進小人

木鷄養到

居功不伐

童子軍

衣鉢相傳

督軍爲之毒人軍

遊棲霞山

夢兆

詩訓

悟禪

木蘭再世

保薦王瑚之熱心

喜臨王字

哀念飢民

聯語

知我罪我

卜易

督署疑鬼

知足

當筵笑王郎

以張季直爲實業家聖人

兼祧兩房

刺客之投誠

厚待蒙師

上場容易下場難

讀岳傳

善吹鐵笛

力阻張勳之起用

魚化爲龍

關防鎮邪

借錢不要券

今之鮑叔

李純軼事

議和代表之不祥

南北和議遲延至三年而未成。朱啟鈐唐紹儀首次出馬。不歡而散。王揖唐以安福禍首而遁。溫宗堯亦蹤跡不得至上海。李純受任之時。術者錢某適因事見純。勸其不就。就則一年之內必有血光之災。純聆其言。氣亦甚餒。屢辭而不獲。幕友某某素主開通者。以爲術士之言。特騙人伎倆。不足信。純終猶豫。然以爲任大責重。或遭人之暗算。故平時深居簡出。非親信之客不見。卽未有病。亦必推言有病。所居之室。衛隊長陳某常率其隊兵。爲晝夜之巡邏。夜所寢處。一夕或至數遷。妻妾恒不知其處。無他。防刺客也。近日所修之小手槍。乃購自德國者。嘗佩之不去身。今乃以之自戕。術者之言。洵有驗哉。

余大鴻索命

余大鴻者。常州人。沈有卿之弟子。亦革命中之巨子也。二次革命時。隸於李烈鈞軍中。湖口之戰。爲李純所獲。鞠訊時。大罵李純之阿附袁世凱。爲違法無恥之妄男子。純大怒。因而槍斃之。事後頗悔。對人嘗引以爲憾。死之晨。純方盥洗於冬雪房中。忽大叫。余大鴻何爲闖入我房中來。胡言亂語。約二小時。隨即清醒。家人以爲無事矣。不意竟死於是夜。

王夫人之勸戒

李純之賢配王夫人。爲名家之女。習禮明詩。深明大義。嘗以急流勇退諷之。皖直開釁之時。與浙皖兩省。有不能兩立之勢。借填防之名。密布士卒於兩省各要害之處。幾接觸而交闕焉。賴王氏一言。通電罷兵。三省均受其賜。此事純之內戚趙姓者道之。似甚確鑿可信。

秀山之愛弟

秀山之弟名桂山。得兄之提挈而至中將。友于甚篤。同牀共被。有漢代姜肱

之風。每有差委。輒相持不忍別。居恒常以廉儉兩字相勗。嘗謂其弟曰。我等由貧苦而來。得有今日。已算萬分僥倖。切勿貪心不足。驕奢淫佚。效若輩之所爲。其意似指某某督而言。象有齒以焚其身。古人之言。須當共守。我之志願。將來得退步時。一家贍養之費。不患不足。我之錢。卽你之錢。爾尙何事營營哉。其弟亦能謹飭自守。聞兄之死。幾至自戕。

四妾之名

李純有四妾。以春風夏雨秋月冬雪命名。春風直隸獲鹿人。夏雨江西萬載人。秋月湖北江夏人。冬雪安徽懷甯人。就中惟春風爲最寵。貌亦最勝。頗知文字。嘗佐純治公事。遇有疑難之處。純卽問諸春風。屬吏之關說差委者。往往由嫗婢而達於春風。或曰。春風雖治公事。却能潔身自愛。以故李純信任不衰。理或然歟。

自知不得其死

二次革命之役。李烈鈞林虎等。均爲革命軍中之健將。拒戰甚力。袁以李純爲帥。湖口一役。躬行指揮。將士效命。大炮轟處。血流成渠。江西賴以平定。事後謂其幕友某曰。我受總統知遇之恩。不得已而爲此。以同胞殺同胞。違背天理。喪失人道。我其不得其死乎。每與將士談及。輒引爲終身之恨。以故直皖事起。不發一兵。不出一餉。卽鄰近毗連之皖浙兩省。幾處於接觸逼薄之勢矣。而卒慎守其界。不與起釁。純在諸督軍中有仁人之稱。宜哉。

要錢又要命

岳武穆宋之名將也。一日人間之曰。天下何時得治。武穆答之曰。要天下治不難。只要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命。方可。秀山嘗引岳武穆語。謂其將士曰。今之官僚。不論文武。要錢固其目的矣。萬一敗露。不惜出其不義之財。向外人求保護。所謂既要錢。又要命。欲求中國之平治。得乎。

與馮總統爲知己

洪憲製造之日。各督方景從響應。上勸進之書。其時馮爲蘇督。既不勸進。又不諫阻。似爲騎牆派一流人物。秀山方督江西。亦隱然與之並峙。蓋其沉澁一氣。有由來矣。馮嘗謂其僚屬曰。北派中之人材衆矣。求其志慮忠實。有沈幾觀變之智。扶危定傾之材。微秀山其誰與歸。秀山亦以舉世悠悠。能知己者。惟馮公耳。迨馮入任總統。卽以東南半壁之全權。委諸秀山。臨行。謂某紳曰。吾以蘇督畀秀山。非有私於秀山也。實爲東南慶得人耳。馮物故後。秀山間與僚屬語及之。必痛哭失聲。自此嘗鬱鬱不得於意。神經病之蘊釀。卽起點於斯時。其未死之十日前。忽語幕友某曰。吾昨夢馮公談甚暢。有招我偕隱之意。我亦忘其爲死而遽應之。或當不久於人世乎。幕友以夢不足憑慰之不意其成讖也。

伉儷之篤

常人一得志。往往忘其糟糠之妻。若武人則尤甚。某師長某旅長之往事可

見也。亦有恃其屢屢之經歷。以悍毒聞於人。而夫以專閫之大員。反爲所制者。若秀山與王夫人。則可爲近今伉儷之模範矣。王夫人以螽斯之德。惠逮於下。故四妾從無詬諱之聲。聞於閫外。春風雖甚寵愛。不敢加無禮於夫人。夫人以秀山鍾愛。故亦時時垂青焉。秀山伉儷之情甚篤。納妾不過十年之間。要皆夫人慫恿之。未死之前數日。與夫人論國事。相持痛哭。亦可見其情摯矣。

文和誤我

文和之被賞識。乃在初督江西時。至以爲貌似其父。認爲義子之說。亦好事者搆陷裝飾之言。不過以小忠小信之故。結秀山之知遇。不防清議。不避嫌疑。乃事實之顯然者也。此次保和爲財政廳長。一則以文和屢任權運。經濟或有專長。一則以保王克敏爲省長。既遭反對。因而降求其次。以爲顧全顏面之計。不意其反對更烈。蘇人且爲進一步計。羣主廢督之議。秀山見不如

意之事相逼而來。一事之齟齬。蔑我數年之政績。既不見諒於蘇人。復無辭以對政府。一時神經。驚亂。遽出此自戕之下策。其未死之前數刻。某隊官過其門外。輒聞其拍案大呼曰。文和誤我。呼聲方畢。而砰然之響作矣。

以美婢贈某秘書

秀山之某妾。有婢名小憐者。出自良家。爲族人所掠賣。聰慧而知文字。容色亦可人。其妾屢勸納之。秀山不可曰。此亦詩書之族。我何忍淪之爲妾媵。擬擇士人而嫁之。嘗侍秀山於辦公之室。某秘書者。江蘇之某縣人。年少而貌美。才亦不俗。幕中人均推服之。呼爲小子建。秀山有重要事。邀某商酌。得出入於其室。小憐亦習見不避。久之眉目傳情。兩相愛好。只以秀山家法森嚴。未能如紅拂之私奔李靖。某秘書正值喪偶。大有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心願。又稔知此婢爲秀山所鍾愛。雖於同人前。微露求偶之意。僉以此爲禁樹。未可作問鼎之想。一日秀山因有祭某紳文。儼倩某秘書捉刀。步入其室。見案

上有懷美人詩八首。秘書欲藏之而不及。秀山取而讀之。嘆賞再四。許爲次回後一人。詢以有無其人。當爲設法作合。某秘書囁嚅不敢對。以實答。以文人好事。虛構其人而已。秀山旋詢諸他秘書。畧知其隱。隨商諸王夫人。認爲義女以嫁之。以某秘書貧有甚於相如。厚贈奩貲。以爲終身溫飽之計。某秘書曾作感恩詩三十首。一時傳爲美談。昔清時畢秋帆制軍亦有此事。不得專美於前也。

此生無昧心錢

秀山自握軍權以來。二次革命之役。實爲老袁立大功。事平之後。報銷軍費。事事核實。自江西移節白下。歷任已十餘年。處如此膏腴之地。在他人爲之攫取之貲。當必以數千萬計也。乃所得只有此數。亦可見其不妄取矣。嘗謂其家屬曰。我所以得有此數者。實爲某某實業之盈餘。祖遺財產。全賴郭君桐軒之管理得法。日積月累。益以我歷年之薪公。適得其數之半。在某某諸

人以爲處此混濁世界。舍此昧心錢不取。人亦不能相諒。拙莫拙於我也。我曾以疏廣語答之。我自問積得此數。尙覺其多。一身旣無嗜好。妻孥亦借給無多。何用此昧心錢爲。以上云云。爲某幕友所述。核諸遺書所囑。似相符矣。

賞識王克敏

王克敏以狂嫖狂賭著大名於京師。遂爲人所指目。然其人實有綜理之能。肆應之才。自齊省長辭職後。秀山乃保薦克敏以承其乏。蘇人以其素行不齒。起而交攻。至以惡克敏者惡秀山。秀山自移蘇以來。此爲受蘇人一大打擊。一日。謂甯紳某某曰。我於王某事。不過憐其才耳。不料蘇人如是不達。古來如劉毅之一擲百萬。何莫非狂賭。杜牧之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何莫非狂嫖。其品雖無可取。其才實有可取也。兩人之至今得名者。反以狂賭狂嫖得之。而謹守繩墨。不能一事者。古往今來。不啻恒河沙數。何沒沒無聞焉。今非需才之世乎。此等不羈之才。尤宜愛惜而保全之。以一孔之

識而屈奇才之士。蘇人亦不達甚矣。某紳亦無辭以應。

毛赤脚之先見

甯省三年前。市上有毛赤脚者。不知其名。亦不詳其由來。嘗從諸乞兒遊。能預知諸乞兒每日所得之錢數。乞兒爭供奉之。人有知其異者。就之質禍福。及一切未來事。往往出人意外。而事後按之。靡一不驗。嘗伏於督署之側。觀秀山之出。對之大哭。衛隊疑其有神經病也。斥而逐之。人問其哭之故。則曰。此亦今日之好官也。當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遭橫逆死。自是而我蘇無好官來矣。我爲李某哭。我尤爲我蘇哭。諸君請記之。一日忽不見。有人傳其入江云。聞其語者。按諸李督自戕之日。并時刻一無爽焉。異哉。

呼吳佩孚爲奇男子

此次推倒安福魚行。及主張開國民大會。皆吳佩孚一人。有以提唱而實行之。皖軍之敗。指揮其間。實居首功。聲名乃一躍而上。每一電上政府。秀山嘗

手錄之。並語人曰。當今之世。我只佩服吳佩孚一人。坐而言者能起而行。確是一個烈烈轟轟的奇男子。可惜鋒銳太露。遭人嫌忌。恐難容於昏濁之世耳。我當遺書戒之。由此觀之。秀山誠佩孚之知己哉。

遺囑中之忌諱語

秀山之死。誠出意外。外人等報。至疑爲人所暗殺。以今日之時局。鬼蜮之心。論之。固自有可疑之處。茲有友人自白下來。據云。風聞其遺囑中。尙有觸忌時人之語。大旨謂軍閥之互爭權利。各私其私。明目張胆。趨於極點。同一黨派。今日兄弟。明日仇讎。此等景象。南北均一邱之貉。萬無可以理論情解。卽聲言廢督者。以帑上之空談。博無識之榮譽。亦無非名實兼收之主義。時局如此。人心如此。統一之期。不知何年何月。我既不能矯正之。又不屑躬效之。遭人嫌忌。受人指摘。惟有一死以謝同胞。俾知此身雖死。良心不死。或足使馳逐權位者。庶幾恍然於到頭一死。萬事皆空。民國之禍難。得稍紓耳。左

右以其言過於切直。故於登報時刪之。友人之言如此。確實與否。殊不敢斷。惟數語之所警者。實大姑錄而存之。

督署內之鬼聲

督署房屋甚多。內室近於園林之處。恒有怪聲。發於夜半。秀山未死之前數日。啾啾唧唧。四處響應。婢僕相戒。不敢單行。卽有差遣。約伴持杖相扶而行。某夜兩婢同行。忽見黑影數團。似從西廂房而入東廂房內。驚極駭呼。相將倒地。衛兵聞而趨視。灌以湯藥。兩婢始蘇。備述其所見。衛兵持燭入東廂房。則闔其無人焉。由是督署中人。相傳內室有鬼。或曰。署中鬼聲。李督曾親聞之。其所備之小手鎗。亦所以防鬼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信然。

汽車之緩行

南京之行汽車。已近十年矣。雖汽車不多。而駛行肇禍者。則不之見。秀山性極仁慈。約束汽車夫極嚴。每當出署之際。再四諄囑。當以生命爲重。如有誤